



百家笔会

故乡小镇

□ 符洁勇

人或多或少都会铭刻着关于某个地方的记忆,对于我的故乡小镇——屯昌县新兴镇,逢年过节的时候就在我心里隐现出来,莫名地掠过一丝慌乱与惶惑,抑或忧伤,抑或惆怅,仿佛是我梦里远逝的幸福就近在身旁。

初去新兴墟集,源自于我8岁那年一场不大不小的结肠绞痛,父亲便慌忙地带着我上公社卫生院,慕名去寻访一个名叫“老胡”的名医。那时新兴还不叫镇,而是叫人民公社。

父亲骑着一辆半旧的自行车驮着我,一路颠簸抵达卫生院的时候,我竟不由自主地被那一条穿屋而过的宽敞长廊深深地吸引了,它与乡下低矮的瓦房被柴火熏黑的屋脊和墙壁相比更显气派。卫生院里长着蓬勃的绿树,种着绚丽的红花,五光十色,一片斑斓。那一瞬间,我那颗因为疼痛害怕就医而慌乱不已的心,竟也渐渐平静了下来。

看病的过程极其简单,老胡医生让我躺在一张发黄的病床上,帮我揉搓胀起的肚皮,说是饮食不卫生,带菌进食不干净。随后跟父亲交流病情,在老花眼镜下便给我开出了三大包中药。老胡医生说得轻描淡写,又盯着我似郑重其事,但父亲焦虑的神情显然没放下心来。

我住院了。当晚,我第一次听到父亲说良药苦口利于病的谚语。服了药大致过了半小时,我不由肚里忽然一阵剧痛,就像断了肠。后来,我拉出了纠缠成一团的蛔虫。我记得老胡医生说,拉了好,再不拉,就要开刀做手术了。父亲听到惊出一身冷汗。

两天后出院时,我已恢复如初,父亲便带我上街去理发。在乡下不论男女老幼,病后康复了,总要去理

理发剪去流弊。第一次走在新兴墟集街上,为防走丢,我总是喜欢紧紧地拽住父亲的衣角,乖巧地穿越一层又一层的人群。那样的画面,如今回想起来是那么的温馨美好。那间窄小而陈旧的理发店,墙壁上张贴着明星海报,暗褐色长椅上坐着脸露倦容的老少顾客。师傅是父亲在百合村认亲为弟的长兄,他说他剃过许多脑袋,但就认定我长大后会出现,还戏称父亲终会进城去享福。或许冲这几句祝福的话,回家前,父亲特意给我买了平生的第一支雪糕。

多年之后,当大大小小的腌粉店开满了各个城市的大街小巷,我却再也无法寻觅到当年那一种诱人的腌粉味道,那支在新兴墟集买来的雪糕,却穿过温情的流年,留在了我记忆的最深处。

对新兴镇的最深印象源于那些用长条花岗岩乱石铺就的凹凸不平的“两直三横街”,不成方格的石板像梦一样从每一条街头延伸到街尾。年幼的我跟着父亲每一次行走其间,那时的风懒洋洋地吹着在街面扫过,脚下总是轻易地充满了阳光灼热的温度。而我总是喜欢一边跳着走城隍庙的游戏里,一边抬头仰望湛蓝湛蓝的天空,好像所有遥远的梦想都变得触手可及起来。

街道的两边密密地排列着那种参差不齐的两层楼房,整条街都是各种各样的铺面。其中有一家店铺是我最常光顾的地方。那是在二横街,差不多就在丁字路口,是一家气韵雅逸的新华书店。我记得当时它的名字叫做“广益书店”,每次跟着父亲去赶集,我最喜欢钻的地方就是那里。看到那么多的图书、报刊、画册,整整齐齐地罗

列在书架上,心便不由得欢呼雀跃起来。在书店里我或站或坐或蹲或倚,几度闲散的时光就这么消磨掉了。

在这家书店里,我买下平生第一本书是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这是一本成长小说,后来还拍成了电影,对我影响很深。后来小学升初中时,面对作文题目《母亲培育我成长》,我想起了书中潘冬子成长的一生,特别是潘冬子参加革命后写给他父亲潘行义的一封信,那里的排比句成了我对母校岭前小学培育我的感恩。

其实这条街最繁华喧闹的地方应属沸腾的茶店。记忆中最难忘的是“益群茶店”,那个写在4个竹筛上的招牌虽然消逝在岁月里,却也留在人的心上。从清晨到午后,从黄昏到夜阑,茶店里的来人总是络绎不绝,他们或浅斟低吟,或高谈阔论。总可以瞧见端茶的姑娘浅笑嫣然,水灵灵的眼眸里写满一种山野的气息。

当年,补着金牙的邱发爹租下两间青砖瓦顶的铺面,打通中墙,撑起店铺,专卖红糕糕点。半间为厨,一间半为堂。每个墟集,天刚蒙蒙见光,父女就起来了,摆好六七张八仙桌般大的圆木桌,十多张巴掌大却两米余长的凳子,每张桌上又端上用茶糊空瓶装的竹筷子,就吆喝两声,开市了。每天费尽心机地弄出香喷喷的花样,千方百计去讨好吃客的口味,可经常老半天的,没见一个腰包胀饱的吃客来到。夜深月累的,两间店铺受风雨腐蚀破旧了,邱发爹却掏不出装点门面的钱。

从人声喧哗的肉菜集市走出,在

第三条横街的尾端拐角处是一家神秘的谢记照相馆。摄影师是一个打扮新潮的长发女人——挂在她耳垂上的那对月牙形耳环,和她那薄唇上涂抹的朱砂色口红,曾是生活在小街上的男人们背地里的奢谈。最让我痴迷的是,照相馆门楣上终年都在闪烁的彩灯,和屋内长年散发出的暗淡光线。在那里不知道有多少张堆积灿灿的笑脸叠进裂开美丽的底片。

可谁也不知道,我的目光总是偏向对街李姓人家,那里有个年方十六的姑娘,总是穿着白短衫,蓝长裤,一双镶着白边的黑绒鞋。她的胸前微微挺起,两手匀称地、富于弹性地摆动着美妙的青春。她的刘海细细地垂在前额的正中,像一绺黑色的丝带,白玉般的脸蛋儿泛着轻微的红晕。她的鼻子和嘴唇是端正而又小巧的,好看得使人惊叹。她的细长的眼睛是那样深切地望着薄情的世界。

那时,我每次见到她,都会是一个春意盎然的晴天。那一段凹凸不平的石板街印满了岁月的痕迹,李家那个飘柔轻盈的情影深深地根植到了心的深处。岁月里总是会有一些美好的东西,总是会有一些难忘的记忆,被偷偷地刻在长满青苔的墙角或残垣。

出了“两直三横街”往南是镇上唯一的一所中学:新兴中学。我的初中时光是在那里度过的,可从毕业后到现在,我已经有差不多四十年没有再目睹过它的容颜。有很多时候,我常常以为我已经淡忘了它的存在,淡忘了它的故事。可岁月深处总有一些记忆的触角在你伸手可及的地方,一碰,就是一次翻江倒海的回忆。

那个在公社兼职的秃校长王允川,他的声音浑厚深沉,每听一次我都

忍不住要精神抖擞起来;在那里,我知道有个写小说的杨明炳老师,更想不到多年后我在文昌任职时,在清澜遇见了他,并读到他的散文集《清澜散笔》。

记忆里最深的是王凤章老师家门前曾撑起一杆简陋的零售小摊,那是他的家不幸被盗贼偷劫后的事。至今,我仍然记得他携着师母知悉家里被偷盗时的神情:老花眼镜后,两只灼灼的眼睛闪了闪,嘴巴还喃喃地反问:“是真的?”尔后,进屋去,又踱出来,对着围观的人说,“没什么,没什么,书,那些没被偷就好!”

大致一周以后,他在家门前撑起了一杆零售小摊,摆卖着各式各样的点心、糖果、瓜子等。然而,零售小摊摆不到一个月就消失了。这缘起于那个晚自修。按规定,上课时间不能吃东西的。那天,王老师忽然到来,吃着零食的我们都措手不及。半晌,他轮流看着每个同学的脸,说:“你们从什么时候起,上课时间嗑瓜子?”我心中正打鼓,等待他严厉的批评,但他却没有多说什么就走了。

次日,王老师家门前的零售小摊便消失了。那天第一节课就是语文,他直直地站在讲台上,像讲述别人的事一样,说:“谁允许上课时间吃东西了,这在学校影响多不好……要记住,世界上任何东西都可以被盗,但学到的知识,是永远盗不走的……”

我已经离开得太久太久,自从离开这个小镇后,就再也没有真正的回去过,多是路过逗留片刻或擦肩匆匆而过。光阴有痕,在多少个夜深人静的晚上,穿越时光隧道,深藏心底的记忆,它清晰地安放在过往的每一个角落,静待再一次喧闹将其骤然捞起与记取。

天涯诗海

采桑子·西秀海滩公园游

■ 陈奋

阳光西秀波涛远,展画纷然。感慨无边,长岸新风行论先。

林风出翠沙滩软,百卉争妍。此兴依前,空外飞帆意更鲜。

六十年的树

■ 周海龙

六十年光阴
长成一棵树
命运注定的平凡
让它成不了金丝楠
甚至没有松柏的伟岸
和山间青冈木的俊朗

可能是一棵槐树
招引一群鹤雀
鸣唱千年春天的爱情
演绎平凡生命的顽强
或者是一棵香樟
聚拢一个村落
剪裁百年温暖的炊烟
夜话蛙声欢闹的桑麻
又或者是一棵乌柏
又或者是一棵枫香……
佝偻糙皮砾砾的躯干
虬枝盘绕指向星瀚
那是指尖泣诉的手掌
它在倾诉困顿的迷惑
还是在祈祷顺遂平安

这棵六十年的树啊
感恩上苍没让它夭折
感恩上苍让它接受了
六十个星宿神的摩挲
它于无尽的感恩中
虔诚地匍匐下身躯
展示卑微而又骄傲的年轮

而年轮却不是个饱满的圆
它有雷劈枝丫的灼痛
它有狂风撕裂的创伤
于是
在这个不饱满的圆里
年轮时而清晰时而混沌
混沌中沉积着一块深沉的黑
一定是饱经摧折后泣血的瘀痕
细数端详
在那块深沉的黑里
仿佛还泛着几点光亮
莫非是风雨雷电
将世界挤进黑暗
却又留几个亮点
让思想者刮肚搜肠

这就是一棵六十年的树
这就是一棵六十年的树
呈现的年轮
虽不完美
但那轮廓轨迹张扬的气韵
那狰狞瘀痕隐喻的峥嵘
却流动聚合成一个饱满斑斓的圆
这便是圆满

美食随笔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据知这是2000多年前孟老夫子的选择。于我来说,虽然也爱熊掌,但因根本就无法吃到,也就只能选择吃鱼了。

我从小在粤西海滨小城长大,属于靠海吃海,吃鱼应无问题。不过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没有冷藏设备,市面上很难见到鲜鱼。常见的鱼是两种:一是“熟鱼仔”,即用热水烫熟来卖的小鱼;另一种就是加盐腌制的咸鱼了。咸鱼又主要是两种:一种是金丝鱼,在海南叫金钱鱼,应属“红三”一类,特征是鱼背上有一条金色的线条;另一种是“狗鲞鱼”,这是粤语方言,海南人则叫“狗公”,意为它的外形凶猛吧。

我家同许多城镇贫民一样,连咸鱼也不易吃到,就只好吃鱼汁,即用一些低等小鱼熬制的汁水。当年有

个美化了的名字,叫“鱼露”。用汤匙勺两下浇在米饭或稀粥面上,就算一餐的菜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在内地工作。当时家乡人们的物质生活已开始有了改善,但母亲见到我的脸上少了点润色,便说我“脸黄肌瘦”,还认定是少吃鱼腥所致。除了在家吃鱼之外,还特意要我到外边小餐馆点了鲜鱼汤,这才让她满意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到了海口,在此工作生活了近30年,后来又暂居珠海同儿孙一起生活。两地都是海滨城市,吃起鱼来就太方便了。以前论起鱼的好味,有说“一是芒,二是鲷,三是马鲛”。现在看来,这些只是中等鱼类。现在人们喜欢的各种石斑鱼,有青斑、红斑、老虎斑、老鼠斑、东星斑、珍珠龙胆斑、龙躄等等,还有许多我叫不上名字的高档鱼类,只因平

鱼,我所欲也

□ 蔡旭

及多种矿物质。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吃鱼促进生长发育,激活脑细胞,利于儿童大脑智力发育。能提高人体免疫力及抗病能力,对多种真菌都有抵抗作用,预防病毒,流感。可降低胆固醇,防止血栓形成,预防心血管疾病。更直接的是鱼肉细腻易吸收,有健脾养胃的作用。还有人说什么日本人人长寿?此中奥妙就是吃鱼。其实何需日本人说?这一点全世界都已知晓。

想不到我吃鱼的爱好,早就暗合科学道理。既然如此,用广东人的说法,那就“无使讲嘢”,让这爱好“可持续发展”就是了。

说了这么多,似乎讲的只是我个人的吃鱼史,或说是一篇“爱鱼说”。其实,从餐桌上的一条鱼说起,由小到老,又何尝不是一个时代的生活变迁史,一个社会的进步史呢?

光阴故事

马儿

□ 李君莉

那个年代,出行靠马车。

风和日丽的早上,马儿被拉出来套在了车上。它是一匹漂亮的公马,长长的鬃毛油光闪亮,它安静地站着,等着人们上车。它身体细长,四蹄并拢,漆黑的大眼睛谨慎地注视着周边的一切,没有制造一丝慌乱。

几个妇女上了马车。“喂,驾。”随着车老板一声吆喝,马儿走起来了,尾巴一甩一甩的。

车老板儿是我的大爷,坐车的有我大妈、叔叔、婶婶,我和奶奶。我们的心情像正午的太阳一样明亮。

大妈和婶婶兴奋地谈论着。我明白她们的心思,虽然她们嘴上谈着家长里短,其实心却早就飞到了集市,飞到了那些漂亮的花布上。

我的目光落到马儿身上,它正专心致志地走在阡陌上,步伐轻盈矫健,一路发出“嗒……嗒……”的清脆蹄音。

忽然一片粉色的海洋映入眼

帘,那是一片桃林,车上的人纷纷扭过头看桃花。

“哇,这桃花开得好好看呐!”小婶婶说。

“真的呐,今年的桃子要丰收啊!”大伯母道。

粉色的桃花上还挂着水珠,显得愈发娇艳。那是昨夜细雨地滋润。马车在桃林中穿行,车上的人像进入了桃花源,喜悦极了。忽然,一阵风吹过来,桃花纷纷落下来,有的落到了马背上,有的落到了衣服上,有的落到了青草上。

奶奶忽然说:“慢了。”是的,马儿走得慢了,近乎慢慢踱步。

大伯母惊叫道:“马儿怎么走得这么慢呢?它也想看桃花吗?”

小婶婶道:“它想走桃花运呐!”“哈哈……”马车上的人哄堂大笑。

“它是想让我们好好看桃花嘛。”我心想,但是没把这话说出来。

心灵细语

夜曲

□ 邹旭

乡村的夜晚是一首动听的乐曲。蝴蝶弹贝斯,蟋蟀抚竖琴;铁牛弹高山,纺织娘奏流水;蝉的嗓子有金属的质地,它适合吹萨克斯;还有土狗子(长大后才知道它的学名叫:蜈蚣)、蚯蚓、布谷、猫头鹰……这个组合绝对是全球最壮观的乐队。它们的演奏令风、森林、河流也不由自主地参与其中,月亮星星都出神地听着,露珠湖泊也睁大了眼睛。

何况,每一种生命都是一个神话。萤火虫是美男子高乔变的,布谷鸟是蜀国国君杜宇的化身,纺织娘信守承诺,刺猬除了遁土还会在月圆之时拜月……在阔大雄浑的交响中聆听这些神奇的故事,领悟做人处事的道理,感受天人合一的情趣,这应该就是古人追求的自在从容吧。在我看来,夜晚是离传说最近的地方。我甚至想,人类对于浩瀚宇宙的奇思妙想,多半也是在夜晚生发和完成的,因为这些美妙的音符很容易就把人

的思维带向远方。

激活思维的同时,它们还能令人安然眠呢。我有一位朋友在旧金山工作,初入异地的激情消退之后,各种压力随之而来,侵袭得难以入眠,憔悴不堪。无奈之下,请假回到乡下的老家,伴着鸟鸣虫唱,居然睡得踏实香甜。他毅然辞去了美国的工作,用自己的积蓄在乡下租来一片荒山,植树造林。现在,他的林子郁郁葱葱,树木都快成材了。他说,他现在在夜半醒来,听听虫唱,就能准确地辨别出时间和天气,这让他感到生命真实而充盈。

城市的夜晚能听到这样令人心醉的声音么?甚至还可以这么问:城市还有夜晚么?我们的生存环境和感觉系统被现代科技彻底毁灭了。我们吃的食物缺少了口感,房屋缺少了温馨感,爱情丧失了神秘感,交往丧失了信任感……向现代化俯冲的人类,重新审视我们的生

暮春的假日。适逢
闲暇之时,即泡一壶五指
山绿茶。

小心翼翼地打开茶
罐,将茶叶轻轻筛出。一
枚枚精致的茶叶,排着队
进入壶中,冲水,泡茶。
不用看,就知道茶芽在慢
慢恢复记忆。剥离一丝
丝的困惑,舒展开了。在
记忆的水中,寻找自己最
原始的模样。

茶是有灵性的,遇水
就灵动了起来。隔着茶
壶,似乎已经听见绿茶开
花的声音,伸展着生命的
美妙。

或许,只是听,即已
经漫入心镜了。听茶之
时,思绪也在慢慢打开,
缓缓地让自己安静下
来。放松的心情,在这一
刻是温暖的,是安静的。
不一会,有香气飘出来。

茶香幽幽,似是从山
野里来的。如一缕清风
吹拂,漫过山谷,漫过溪
泉,飘落而至。

抵拒着尘世浮躁,恪守
着清心雅丽。看绿芽
翠叶舒展浮沉,馥郁的馨
香缓缓弥漫,袅袅升腾。

有一番温润而绵长的
快乐,在手里,在心间。
茶可静心,明智。观
人,知心,悟道。喝之历
久弥新,品之淡然。越喝
越恬静,此刻心灵沉淀,
精神升华。

活时不难发现,我们在白天收获了便利的同时,却丧失了我们的共同归宿——夜晚。

不可否认,幸福有千万种理解,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拥有共同的幸福正是脚下这迷人的虫唱,耳畔这低回的风吟。哪怕它已经沦为我们的童年记忆。

我终于为自己的焦灼开出了一剂药方。